



李文卷第六

書四首

答韓侍郎書

答獨孤舍人書

答皇甫湜書

答宋載言書

答韓侍郎書

還示云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為勝苟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兼以為戲耳如愚之於人

但患識昏智不足以察人為累耳苟以為賢則不  
要前人相知相識逢便見機巧有慧辨故身雖否  
塞而所進達者不為少矣其鑒賞稱頌人物初未  
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為賢士者故陸欽州常簡州  
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進  
之或取文辭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  
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  
亦未嘗以為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  
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  
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龐士元云投十失五猶得五

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阨推於時所  
恚惶惶奔走耻求食不服自一十年來賢士屈  
厄未見有如此者尚汲汲孜孜引薦賢俊如朝飢  
求食如久曠思通如見妖穢而不得親然若使之  
有位於朝或如兄債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  
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欽州常簡州之比猶奔走  
在泥土則當引罪在己若狂若顛朝雖斲不敢求殮  
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穢閉眼而不觀視遷榮如  
鞭笞宮割之在躬夫又何榮樂而得安然也不知  
此心自古以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妨大有聖人

排肩而生曾有一賢用心遠於此者乎若古或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奈何乃言惟公與不材耳如兄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辭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汲汲孜孜無所憂惜引掖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為之先後此秦漢間尚決行義之一豪雋耳與鄙人似同而其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知重陸澆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達則道之家之貧則恤之身之戚則進之故也若陸澆之賢者

然矣某官之知既甚矣某官之位且允于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幕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澆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如不知矣京尹不能對也大凡身當位得志於時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志未得而氣恬體安不引罪在己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瞍行而同墜溝中或以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為墜則同也天下如瞽者鮮則其墜者皆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蓋以

自勵非欲刺乎貴富之人當為再三讀之以代擊  
髀而歌焉某再拜

荅獨孤舍人書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踈索之說蓋是戲言  
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  
為之亦自是足下所關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  
恠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  
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  
非為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為也董生道德倍具武  
帝不用為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顯顯

於董生何苦而為仕不遇之詞乎僕

志緒間自往

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

無恨也况所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

當時恐有所累備奉止不為何遽不相悉所以不

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

周遍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

又以為苟相知固不在書之踈數如不相知尚何

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即數

數附書耳近頗得人書皆責踈簡故具之於此見

相恠者當為辭焉

荅皇甫湜書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生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畧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心充積阨摧

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耻及憊

而泯又無聖

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

光耀於後故或徃徃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

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

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

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

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

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

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

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

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  
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跡數在  
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  
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  
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耻當茲得於特  
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  
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  
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  
以為能不減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  
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為本群

黨之所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群  
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德則富貴而功  
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  
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  
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  
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懸女揚烈婦豈盡出班  
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  
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  
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  
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又曰子欲無

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恠其再拜

荅朱載言書

一本作梁載言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吉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且猶不足辱厚命况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世

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

敢畧陳其

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地舉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身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泮朋友六經之旨矣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祿誅津潤恠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

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  
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  
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詞盛則文  
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  
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  
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  
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  
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  
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  
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  
時者則曰

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

當對其病

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變且多者則曰文章  
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  
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  
而詞句恠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僅約是也  
其理徃徃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  
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  
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  
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謨說殄行震驚朕

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人  
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  
曰十畝之間兮桑柘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  
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  
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  
周鶻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  
翟鬼谷子荀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  
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  
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又宜不能傳  
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  
丁而不泯滅

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此之謂也陸機曰休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  
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尔則論語言之  
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  
曰攸尔則班固言之矣曰鞞然則左思言之矣吾  
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  
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  
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  
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

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  
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  
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  
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  
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  
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  
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  
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  
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

朋友亦夕

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

惡得有甘

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  
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蔭幼而位卑而皆  
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成  
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常踐之與翔書亟叙足  
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  
犯李某頓首

李文卷第六

李文卷第七

書六首

論事於宰相書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謝楊郎中書

與陸修書

答侯高書

論事於宰相書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  
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奮至而  
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  
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

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為刺史  
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  
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  
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  
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惟閣下能容忍亦已甚  
矣昨日来高枕不寐靜為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  
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  
能顯辨其事忍耻署勅内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  
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  
能輔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

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  
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已  
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  
况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  
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謂賢者終不敢不進  
其心所謂邪者終不敢不辨而許敬宗李義甫同  
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慶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  
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  
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  
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

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自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性在閣下裁之而已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潛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萬一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且如房杜姚宋時政大耀而無武功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勲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

持音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其德以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為意奈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為事耶自秦漢以來亦未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中親率重兵以壓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夫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己唯恐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耶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如志是坐棄前勞不可

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  
邪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  
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翹再拜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前嶺南節度判官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章

詞處士石洪明經出身十五年前宣歙采石軍判

官試太常寺協律郎路隨江西觀察推官試秘書

郎獨孤朗右三人先以論薦一人繼此咨陳如常

之才能無方忠厚可保翹與南中共更外患始終

若一此人先為一二聞人之所排詆聞宰相惑於

流言都無意拔用如此材能豈患不達適足

其資耳石洪之賢優於李激身遜而道光材長而

器厚若在班列必有殊跡如路隨者以父在蕃中

未敢昏娶年六度矣不畜僕妾居處常如在喪

曾閔復生何以加此其見解高明事悉相類獨孤

朗人物材能不後韓林起居此以伯父年高罷舉

歸侍遂伯父之身豈非厚於孝而薄於名者耶凡

此四人材能行義迥越流輩自二年來閱除書來

擢後進多矣未見勝之者或隔以浮言或限以資

叙賢者自處而不求苟進在上者無超異之心因

循而不用則馮唐白首重生不遇何足惟哉翽以  
為宰物之心患時無賢能可以推引未聞其以  
叙流言而蔽之也天下至大非一材而所能支  
重道遠非狗彘狼之心所能將明也嗟夫翽之  
未必果信於兄兄之言亦未盡行於時雖殷勤發  
明何有成益但知而不告則負於中心耳

謝楊郎中書

月日鄉貢進士李翽拜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于  
閣下累獲咨嗟勤勤不忘翽率性多感激每讀古  
賢書有稱譽薦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遙想其

若與神交歎息悲歌夜而復明何獨樂已往之由  
哉誠竊自悲也臨空文尚慨慕如不足况親遇  
事觀歎人哉幸甚幸甚翽自屬文求舉有司不獲  
者三栖遑往來困苦飢寒踣而未能奮飛者誠有  
說也竊惟當茲之士文行光明可以為後生之所  
依歸者不過十人焉其五六人則本無勸誘人之  
心雖有卓犖竒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則  
雖或知之欲為之薦言於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因  
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猶不固矧  
曰能知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

見之又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  
州之於梁補闕者說不見一人焉夫如是則非獨  
後進者李漢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稱譽薦進之  
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尔所知古君子於人之  
善惧不能知既知之耻不能譽之能譽之耻不能  
成之若翺者窮賤樸訥無所取然既為閣下之所  
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閣下哉不宣翺載  
拜

與陸僖書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即年止於

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  
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  
善者將六所歸乎翺書其人贈於兄贈于兄蓋思  
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  
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  
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  
故書苦雨賦擬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  
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辭  
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  
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

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寫之誦其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辭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書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辭既試一詳焉翺再拜

荅侯高第二書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存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

此之無變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文武孔子之道未絕於世也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能定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將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浮沉之時乎時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趨焉如順浮沉之時則必乘波隨流望風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况

天下之人乎不脩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  
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  
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孔子尚畏於  
匡圍於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於陳蔡之間  
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故賢不自在我者也  
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已而  
湏之尔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  
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為至  
於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耶而人之不我  
信與行也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

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  
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也夫子之道子  
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  
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  
尔不脩道而求為容賜也而志不遠矣謂顏淵如  
謂由賜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夫道之不脩也是  
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世不用是有國者之醜  
也夫子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  
孔子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

獨頽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者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污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西伯聖人也姜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不尔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尔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於吾之功者尔天之生

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心故知我者也苟異心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己也安能動於吾之心乎吾非不信子之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尔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李文卷第七

李文卷第八

書六首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與淮南節度使書

賀行軍陸大夫書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寄從弟正辭書

與翰林李舍人書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翔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  
攘夷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  
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

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德格于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咎繇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咎繇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為不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尔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豈刁易牙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

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  
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  
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則  
有人焉隴西李觀竒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  
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遺風明於理  
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  
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  
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  
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翔齊  
為執事惜焉豈惟朝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

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  
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  
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体而有之李觀  
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  
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  
百首杳默成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  
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  
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闕誰為天  
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竒才也  
未聞閣下知之凡賢人竒士皆自有所負不苟合

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材而容諛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諛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况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

也德與色鈞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况天

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  
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如將為他人之  
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  
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  
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  
矣翺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為  
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  
也翺再拜

與淮南節度使書

翺自十五已後即有志於仁義見孔子之論高弟

未嘗不以及物為首克伐怨欲不行未得為仁  
仲不死子糾復相為讎而劫及天下則曰如其仁  
曰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然則聖  
賢之於百姓皆如視其子教之仁父母道也故未  
嘗不及於衆焉近代已來俗尚文字為孝者以抄  
集為科第之資曷嘗知不廷怒不貳過為與孝之  
根乎入仕者以容和為貴富之路曷嘗以仁義博  
施之為本乎由是經之旨棄而不求聖人之心外  
而不講幹辦者為良吏適時者為通賢仁義教育  
之風於是乎掃地而盡矣生人困窮不亦宜乎州

郡之亂又何怪焉竊嘗病此以故為官不敢苟求  
舊例必探察源本以恤養為心以戢豪吏為務以  
法令自檢以知足自居利於物者無不為利於私  
者無不謂比之時輩亦知頗異思齊古人則十曾  
未及其一二為恨耳自到有改易條上者亦有細  
碎侵物彰後前之失太深不令條上者縱未窮盡  
亦十去其九矣唯三兩事即須使司處置已有申  
上者未蒙裁下謹具公狀若或並賜處分別當州  
里無弊矣蓋古人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翔不  
肖既已謬蒙十一叔知獎如此其又何敢不言細

再拜

賀行軍陸大夫書

某月日布衣李翱寄賀書謹再拜大夫閣下竊聞  
閣下白宰相使汴州人執鄧淮恭歸于京師奏天  
子處其輕重生死罪伏覩詔書捨淮恭死罪俾永  
為黔首于汴州朔九月時上宰相書言政刑中有  
詞曰親戚懷二殺之可也况懷二且非親戚哉當  
是時惟恭在其位故不直書而微其詞然則惟恭  
之罪聞知于四方其孔甚已嗚呼亂本既除矣自  
茲日厥後汴宋穎亳人其無事矣豈汴宋穎亳人

而已實天下皆受其利昔閣下為建州刺史人足  
食與衣且知廉耻礼義治平為天下第一其為信  
州猶建州也其為汝州猶信州也汴人苦其政失  
其心十五年矣久則不易變矣亦惟閣下孜孜不  
怠致汴州猶汝州焉天下莫不幸甚而朝則喜樂  
萬乎世之民所以然者夫陋巷短褐躬學古知道  
之人其所以異於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者口  
未嘗馭乎肥甘尔体未嘗煥乎綺紈尔目未嘗悅  
乎菜色尔耳未嘗樂乎声音耳居處未嘗宿乎華屋  
尔出游未嘗乘乎乘黃尔得利未嘗入于家尔名

字未嘗得進于天子尔若知此而已至若受天下  
之艱難幸天下之如尔者天下之人民得與其身  
臻乎仁壽思九夷八蠻解纜同車書文軌  
則雖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未必皆甚乎陋  
巷短褐躬學古知道之人者也若必皆甚焉則天  
下之理得日變化可以如響之應乎声也故天地  
山川草木鱗羽之瑞有一可以為昇平之符者時  
政有一可以教民者藩屏之臣有一可以長人行  
化者則未嘗不私自喜樂也萬類含育有一傷和  
平之氣者夷狄蠻戎之俗有一嗚乎道者時政有

一不毗于下民者則未嘗不私自憂懼也而況其  
遠者大者乎天下之一善故不足以喜樂然多其  
善則太平之基可庶幾乎天下之一不善故不足  
以憂懼然累其不善則顛覆之形殆將至也太平  
之基顛覆之形乃從政者之所喜樂憂懼尔其為  
布衣守道之人不同任如耳之不司采色文章也  
而與知之者士之躬學古知道者固與夫天下百  
姓同憂樂而不敢獨私其心也朝雖不肖未嘗曠  
息動心而不景行乎此也是以憂樂萬乎世之民  
也亦惟少加意焉翺再拜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某道無可重每為閣下所引納又不隔卑賤時訪  
其第故竊意閣下或以朝為有所知也情苟有未  
安不宜以默故詳之以俾河南府板橋縣於食堂  
北梁每年寫蠶紙號曰黃卷其一條曰司錄入院  
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河南大府又聖  
唐來二百年前人制條相傳歲久苟無甚弊則輕  
改之不如守故事之為當也八九年来司錄使判  
司立東廊下司錄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而板  
條黃卷則如故文馬大凡庸人居上者以有權令

陵下處下者以姑息取容勢使然也前年朝為戶曹恐不知故事舉手觸罰因取黃卷詳之乃相見之儀與故事都異至東知厨黃卷為狀白於前尹判勝食堂時被林司錄入謔盛詞相毀前尹拒之甚久而竟從其請朝以為本不作作則勿休且執故事爭而不得於本道無傷也遂入辨馬白前尹曰中丞何輕改黃卷二百年之舊禮而重違一司錄之徇情自用乎前尹曰此事在黃卷否朝對曰所過狀若不引黃卷故事是用中丞也其何較前尹因取黃卷檢條省之使人以黃卷示司錄曰黃

卷是故事豈得責人執守當司錄所過狀注判云黃卷有條即為故事依勝當時論者善前尹之能復故事焉自後朝為司錄所毀無所不言前尹相告曰公以守官直道糾曹所傷乃至激橫過朝官於某處損公見公公事獨立且又知毀之所來故塞耳不聽朝慮前尹廷改來者不知為誰終養戾故後數十日以軟脚乞將去官不五六日亦卒有勅之除替人因以罷免前日閣下偶說及此云近者緣陸司錄之故却使復兩廊相見之儀此義蓋感閣下聽者必曰京兆府之儀如此閣下從事京

北府習其故而信之焉。尔夫事有同而宜異者。京  
兆府司錄上堂自東門北入。故東西廊相見得所  
宜也。河南司錄上堂於側門東入。直抵食堂西門  
故舊禮於堂上位立得所宜矣。若却折向南是司  
錄之欲自崇而卑衆官非所宜也。此事同而宜異  
者耳。假令司錄上堂由南門北入河南府二百年  
舊禮自可守行亦不當引京兆府之儀而改之也。  
况又自側門東入者耶。河南尹大官也。居之歲久  
不為滯。且如故門下鄭相公之德而居之六年。閣  
下之為河南尹亦近。何知未歸朝廷間亦有賢者

未得其所。或來為曹掾者耶。安可棄舊禮使之示  
於東廊下。夏則為暑日之所熾。曝冬則為風雪之所  
飄洒。不乃使論者以閣下為待一司錄過厚而不  
為將來賢者之謀耶。且此事某前年辨之因而獲  
勝。閣下前日亦自言某不知有側門故也。且閣下  
曹掾非為不多。乃無一人執舊禮以堅辨焉。此亦  
可歎也。夫聖人然後能免小過。竊恐閣下於此事  
思慮或有所未至。而官屬等唯唯。退莫能進言。  
則誰與閣下為水火酸醎。少相承者以大府而苟  
以自尊者寡。見細人之所行耳。盧司錄性甚公方。

未必樂此閣下召問之可也伏望不輕改二百年之舊札重惜一時之所未達意盡詞直無以越職出位言為罪幸甚某再拜

寄從弟正辭書

知尔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  
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尔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  
無其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  
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尔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  
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  
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為十

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有餘以與時  
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  
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  
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  
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  
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  
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  
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  
其讀焉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  
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

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為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耳

與翰林李舍人書

翔思逃後禍所冀存身惟能休罷最愜私志從此永已矣更無徒羨之懷况乞得餘年退脩至道上

可以追赤松子房之風豈止於此二跡尚平子而已但舉世好爵祿權柄具寫此心以告人人無有少信之者皆為不誠之言也王拾遺是桂州舊僚頗知此志若與往來伏望問之

情見待豈知失時還有偏尚之士哉又近日来兩施粗得

正當此時使獲長往亦足以不愧宗門不負朋友嘗慕張公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况向前仕宦亦以多矣幸免刑戮方與致令名年已六十有一比之諸叔父兄弟為得年矣且不知餘年幾何意願乞取殘年

以脩所知道如或有成是萬世一遇縱使無成  
且能早知止足高靜與三老死於林藪之下比  
終日矻矻耽樂富貴而大功德不及於海內而卒  
於位者所失得伏計舍人必以辨之矣以舍人比  
他見知故盡其意焉若非至誠亦何苦而強發斯  
言乎

李文卷第八

李文卷第九

表疏七首

論事疏表

疏用忠正

疏屏姦佞

疏改稅法

疏絕進獻

疏厚邊兵

疏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

關

論事疏表

臣竊言臣素陋幸得守職史官以記錄是非為事  
夫通前言治亂安危之大本者實史臣之任也臣  
雖愚敢懷畏罪之心而不脩其職竊見陛下即位

以來招懷不廷之臣誅寇賊十餘事刷五聖之憤  
耻為後代之根本自古中興之盛孰有及者自臣  
得奉詔朝謁以來親見聖德之所不可及亦已多  
矣至如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皆所宜誅  
斬者也陛下知其逆賊所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  
驅之使戰其陷惡逆非其本心赦而不誅因詔田  
弘正隨材任使其欲歸妻子父母者縱而不禁臣  
竊聞夏侯澄等既得生歸淄青賊兵聞之莫不懷  
陛下好生寬惠之德而遂無拒戰官軍之心矣劉  
悟所以能一夕而擒斬師道者以三軍之心皆以

苦師道而思陛下之德故能不費白而成大功也  
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一也今歲閏中夏麥甚盛陛下  
哀民之窮困特下明詔放夏稅約十萬石朝臣相  
顧皆有喜色百姓歌樂遍於草野此謂聖德之所  
不可及者二也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却有賜之  
昔者魯用孔子齊人恐懼遺之女樂季桓子受之  
君臣共觀而三日不朝故孔子去魯陛下超然獨  
見遂以歸之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三也出李宗  
奭妻女於掖廷以莊宅却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  
兆欣感者不可備紀若下詔出令一一皆類於此

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反掌而致矣臣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能復制度具太平者文德也非武功不能以定禍亂非文德不能以致太平今陛下既以武功平禍亂定海內能為其難者矣若革去弊事復高祖太宗之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近改稅法不督犯御名錢而納布帛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數引見待之制官問以時事以通擁蔽之路故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屏邪佞而不近則視聽明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絕進獻

寬百姓租稅之重則下不困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則天下安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以通擁蔽之路則下情達凡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陛下既以能行其難者矣又何惜不速其易為者乎以臣伏觀陛下上聖之姿也如不感近習容悅之詞選用骨鯁正直之臣與之脩復故事而行之以興太平可不勞而功成也若一日不以為事臣恐大功之後易生逸樂而群臣進言者必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為宴樂矣若如此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矣制度不

復則太平未可以遽至矣臣竊惜陛下聖質當可  
興之時而尚謙讓未為也臣謹條疏具復太平大  
畧六事別白於後若行此六者五年不變臣必知  
百姓樂康蕃虜入侍天垂景星地湧醴泉鳳凰鳴  
於山林麒麟遊於苑囿此無他和氣之所感也詩  
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伏惟陛下明聖思博聞天  
下之事以助政理故臣敢忘其慝愚而盡忠焉無  
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疏用忠正

臣聞國之所由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  
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  
敢不為正矣小臣莫敢不為正則天下後進之士  
皆樂忠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  
王化之本太平之事也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  
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耶臣  
以為察忠正之人蓋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希  
息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  
類邪臣嫉而讒之必且以為相朋黨矣夫舜禹  
稷契之相稱贊也不為朋類閔之相往來也不為黨

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人嫉而譏之且以為  
朋黨用以惑時主之聽後古以來皆有之矣故蕭  
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竟為邪臣所勝漢元帝  
不能辨而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  
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  
雖任之雜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宣  
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人  
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類進之而已臣  
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既辱姦佞

臣聞孔子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為國也凡自古如  
佞之人可辨也皆不知大体不懷遠慮務於利己  
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好其言論辯以希人主  
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  
好利則獻蓄聚斂剝之計主好声色則開妖艷鄭  
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鍊變化之術望主之色  
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悅其不違於  
己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聞也若事失  
怨生而不聞其危也深矣自古奸邪之人未有不  
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為君稷契為臣而雜之以

奸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  
奸邪之臣者榮夷公賈無極太宰嚭王子蘭三鳳張  
禹許敬宗揚再思李義府李林甫盧杞裴延齡之  
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則亡國小則壞法度而  
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  
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邪臣以為察奸佞之人  
亦有術焉主之所欲皆順不違又從而承奉先後  
之者此奸佞之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為相不能  
以致太平矣故人主之任奸佞則耳目壅蔽耳目  
壅蔽則過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屏奸佞而

不近則視聽聰明

既改稅法

臣以為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  
時絹一匹為錢四千米一斗為錢二百稅戶之輸  
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  
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  
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十有二匹然後可况  
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  
尚猶為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為比建中  
之初為稅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恤元元不改

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本弊乃  
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錢者官司所鑄粟  
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  
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  
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  
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况有三年之蓄乎百姓  
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可也今若詔天  
下不問遠近一切今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  
出納以布帛為准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  
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為重加一尺然百姓自垂

得望  
三元  
菜色  
雖神  
於克  
姓足

疏絕進獻

臣以為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  
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必曰軍府羨餘不  
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留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

闕數不填及減刻所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而官沽者其他雜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三代之法公託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此年天下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賊也今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事而蓄兵如故以耗百姓臣以為非是也若選建吏事之臣三五人往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以備鎮守者其兵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

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蕃夷可虞每道宜配兵若干人取其衣糧以賜邊兵而召戰士使邊兵實則蕃夷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是也若使通達吏事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誠盡者亦不敢有所隱矣今受進獻則節度使團練使皆多方刻下為蓄聚其自為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是豈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業而父子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婦不能相養而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

絕進敵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疏厚邊兵

臣以為方今中原無事其慮者番戎與北虜而已議者以為邊備尚虛皆可憂矣兵法有之曰不恃敵之不来恃此之不可勝今國家威武達于四夷其不敢犯邊為寇雖已明矣然番戎如犬羊也安識禮義而必其不為寇哉且去歲犯邊足以明矣臣以為使緣邊諸節度使特共召戰士十萬人每歲不過費錢一百萬貫則邊備實矣邊上有召戰之書達于四夷四夷心伏不敢

盜矣四夷不敢為盜邊鄙之人得無兵戰之苦則京師可高枕而視矣

李文卷第九



